

活魂

編改 舒 著 原委斯爾元



上卷已存同

不列顛報館
1949.20.9

主說：你央求我，我把你所欠的都豁免了；
你不應憐恤你的同伴，像我憐恤你麼？

「馬太福音」十八章三十三節。

第一幕

三月底，正當「復活節」的星期四，晚上。

素雪已經開始融解，天氣還是很冷。

巴洛窪村的一間貴族別墅的寢室，左邊是舊式的牀，再左，有日通浴室，右邊有出入門，正面一排大玻璃窗，遠遠地可以望見村後的雪景。憑窗，白樺樹苗已經在吐芽了……

天上，星和月亮。

從屋後不遠的一條小河上，時時傳來冰裂的聲音，馬車鈴聲，雪橇軋雪的聲音。

老女僕馬多娃正在鋪牀，十四五歲的小女僕馬夏拿着水瓶進來，放在桌上。

小女僕 馬多娃，你息息吧，讓我來。

馬 (看了她一眼) 你，懂得什麼？特米德里少爺是愛整齊的。(把鋪好了的牀氈

看了又看) 水瓶裏有水麼？毛巾什麼的，都準備好了！

小女僕 哪。

馬 (絮絮地) 你別以為我老了，我的手可沒有老啊，我見過大世面，以前，這屋

子裏上上下下，那一件事體不是我做的，摩特略娜整天喊到晚，這樣拿來，那

樣弄好了沒有，自己什麼也不幹，哼，什麼女總管，噫！門兒倒不錯。

小女僕 哪，馬多娃，你真是，說上了就說不完，時候不早了，姑太太們快回來了。

馬 早啊，復活節的鐘還沒有響，(又像自語似的) 那時候，小特米德里還祇有這

麼高，在這屋子裏唸書，現在，居然也留了小鬍子啦，啣，路上見了，也許會

不認識了。(暗暗地笑) 特米德里爵爺，哼，穿了軍服，真像一個大軍官了。

小女僕 (低聲地) 不是說：爵爺要去打仗？

馬 對啊，去打土耳其，本來，今天就要走的，好容易留下來，過了復活節——

(遠遠的鐘聲)

馬

啊！（畫十字，虔敬地；）耶穌復活了！（抱住小女僕的頭，吻了一個吻，急急地）快，把屋子收拾好，姑太太們跟特米德里就要回來了……

小女僕

（笑了笑）你得改口了，叫他爵爺，若是特米德里，特米德里的……

馬

對了（想了想），儘管他客氣，還是叫我老媽媽……

馬

（室外，高嗓子的喊聲：「卡丘莎，卡丘莎！」）

小女僕

（很快地開了門，在門口向外喊）摩特略娜，卡丘莎到教堂去了，跟姑太太們一起的。（又回來）

馬

坐馬車去的？

小女僕

唔，穿了白的裙子，大家都說……卡丘莎真漂亮。

馬

（搶着）野孩子也坐起車來了，（又咕嚕起來）哼，一個私生子，要不是我，早給她媽媽淹死了，現在，給這兩位老姑太太寵着，穿得好，吃得好，「小大姐」，變了「大小姐」了。

小女僕

（收拾好了正要出去）又是，……卡丘莎坐車，跟你什麼相干……（開門）

小馬 (等一等，特米德里也坐了馬車去的？)

小女僕 (一個字一個字的) 特米德里爵爺！

馬 (改口) 對了，特米德里爵爺，也坐馬車去的？

小女僕 (不，他騎馬去的。)(單窗外) 啊，他回來了！(急奔出去)

奇洪 (門外漸遠之聲)

小女僕 (門外聲) 你忙什麼？

奇洪 (忍着笑的聲音) 那麼你呢？(腳步聲)

小女僕 (上) 收拾好了嗎？老爺跟太太們都回來了。(把一束花交給馬多娃) 插在

花瓶裏，你知道特米德里爵爺是愛花的。

馬 (一邊把花插好) 回來了？現在那兒……

奇洪 村裏的人知道他來了，等在門口給他拜節，伊凡老頭兒還送了他一大彩蛋

馬 這都是爲了他心腸好，看得起鄉下人，住在這兒的時候……

奇洪 (不理會他的絮語) 什麼，茶爐生好了沒有？特米德里是愛喝熱茶的。(走過)

去摸了兩茶爐）好，茶很熱。來，咱們去接他吧。

（二人正要下場）

（一個聲音）「你在前面走。」

（另一個聲音）「親愛的，留心台階！」

（馬多娃和奇洪開門迎接。）

（特米德里，伊凡諾維支，涅赫留道夫和他的兩個姑母——索菲亞和瑪麗亞

——上）

涅赫留道夫：姑媽，您放心，這兒有幾步台階，幾塊磚，我都還記得很清楚……

索菲亞：瞧，這就是你以前的書房，這屋子，這牀連這些陳設，我們一點也沒有動……

瑪麗亞：還有，這間聖母像。

涅赫留道夫：真是，回到這屋子來，就像是個小孩子了。（看看屋子，撫摸一下桌子的陳設

之類）日子過得真快。

（規規矩矩地走到涅赫留道夫前面）特米德里辭職，耶穌復活了。

奇洪：（差不多同時）耶穌復活了。

（愉快的）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奇洪，我的老媽媽（拍拍她的肩）你真清健，一點兒也沒有老。

（用一種故意將對方看作小孩子的姿態和口吻）唔唔，特米德里，當了軍官，難道連宗教的規矩都忘記了？

對了，照鄉下規矩，耶穌復活節晚上，不論認識不認識的人，都要道賀和接吻的……

（笑裏）對了對了。（和奇洪，馬多娃接吻）

你也許已經不習慣了，可是這兒鄉間不比得聖比得堡，一切都是很守舊的。是啊，在城裏住久了，就會把這些舊禮都忘記了。

（奇洪對馬多娃做了一個眼色，馬多娃站着不動，奇洪祇能行了一個禮，退出，馬多娃很熟練地工作，放下窗帷，安置好憐能帶回來的彩蛋。）

（素菲亞忙碌地去看一下被服，接接枕頭。）

兩牀被夠了嗎？親愛的？

要不要被爐？

瑪 素

涅 瑪 涅

素

瑪

涅

不，不，什麼也不要，點頭，這應當就是一個小孩？（笑着）沒有錯，她真是個小孩啊。

（在屋子裏走了一趟）唔，真的什麼也沒有，這是我寫論文的日子，這是我用過的紫墨水（望着窗外）這是我喜歡的櫻桃樹……一雲眼就是三年，與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樣，特別使我高興的是你們兩位還是一樣的康健。

我們沒有變，你可變了，你穿着這身軍裝，要是在路上，我們都不敢認了，對嗎？馬多娃。

可不，這留了小鬍子，真威風！

唔，（笑着）留鬍子，這是我此番回來最給人注意的事了，鄉下人望着我，儘笑，可是這有什麼辦法？當了軍官，照例得留鬍子，不管穿什麼軍服，這是一種習慣（似乎是被逗），在一個環境裏，人就沒有法子不遵守這個環境裏的習慣。

對了，（漸漸點頭）這才使我放了心，特德德里，你真的是大人了，（對瑪麗亞）對嗎，瑪麗亞，我們談起你的時候，老是不放心，怕你會變成一個革命黨

對了，特米德里你知道米哈洛維基伯爵少爺的事嗎？

不，什麼事？

（低重的聲音）爲了參加了一個秘密組織，被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了。

哦，這，（想了一想）你們倒可以放心。我並不贊成虛無黨，我討厭他們攻擊政府所用方法的殘忍與秘密，我反對他們的暗殺和流血，不論怎樣我總覺得殺人不是一件好事情。

（不等他說完）是啊，想起你要去打仗，我們心裏就難過。

（笑）那，倒請你不要擔心，少則三個月，多則半年，我一定回來，（安慰他們）那時候，我在這裏住下來，跟從前一樣，給你們講故事，鬥小牌，好嗎？

（已經帶着悽楚的聲音了）哪，當然好咯……

（想起了似的，站起來）怎麼的，卡丘莎這孩子，要他準備的點心，……

（連忙開門出去）卡丘莎！

（隨見講起卡丘莎，好像立即感到一種喜悅，無目的地站起來聽着。）

馬卡涅素

瑪涅卡涅素卡

（聲）「要把點心拿來。」

（聲）「暖，我就來。」

（有意無意的）「唔，今晚上的月亮真好。」

你還記得，有一次在月夜到小河裏去划船……卡丘莎也……（話未完，卡丘莎這一年是十七歲，穿着一身雪白整潔的衣服，繫着藍絲帶，頭上裹着緋紅紗巾，端着點心進來。不高不矮，長眉，眼角微微斜上的眼睛，從烏黑的眼珠裏放出一種純潔的光來，把點心放在桌上之後，對涅赫留道夫微微一禮，含情無語。）

瞧，你看她長得這麼大了，三年不見，完全改了樣了。不，一點也不，還是咱們的「小卡丘莎」，唔（對她），你今晚上真漂亮。

（低聲的）「不，今天是復活節，讓天上的主給你降福。」

多謝你，「小卡丘莎！」

（從口袋裏摸出一個鑰匙給他）卡丘莎，到我的櫃子裏去找一下，看還有沒有法國香皂，你記得，特米德里是愛用玫瑰肥皂的。

（低聲）「暖，我就去，乾媽。（關然而下）」

這是素菲亞讓她這麼叫的，上了年紀，人就覺得孤單，讓她這麼叫，比較熱鬧一點。……你知道，她現在可不行了，晚上吃小說給我們聽，昨天才吃完了屠格涅夫的「寂寞」，這孩子真聰明。

所以，我們就不將她留下人了，看有機會，還想給她多陪點書。真的，這孩子可真有本事，能做設計，又會做案，所以上上下下的人，沒有一個不佩服她，……特米德里，你覺得……（發覺了特米德里在沉思）

（卡丘莎驚鴻一瞥地下場之後，他就若有所思，對於兩位姑母的話似乎不曾留神細聽）唔？聽說……

對了，你累了，休息吧！

（對場）什麼時候了？

怕快要一點了。

我倒不疲倦，姑媽們可應該休息了，姑媽，祝你們晚安！

好好的安息，出門人，冷熱要當心！

對了，明兒早晨你吃什麼？茶？還是咖啡牛奶？

渥 渥

什麼都可以，現在是大伙了（笑）。姑媽，好，我叫卡丘莎給你準備。親愛的，好好的睡，有你在家里，我們也睡得放心了。走吧，妹妹！

（二人下場）

（但丁道夫打了一個伸欠，狠心煩似的走了一轉，望見窗外一連串火炬，在白滾滾的濃霧中搖盪，遠遠的歡呼聲，回身來，叩叩門聲。）

（不自覺地，低聲的）卡丘莎！（親自過去開門）

（拿着茶壺登場）

唔，我的老哥洪，等我自己來吧！

不，小少爺，能夠伺候您，這是我的福氣。

好，放在裏面去吧，對了，奇洪，你來幫我一下，把我的箱子打開來；怎麼樣，你家里的人都好嗎？

（一邊給他打開箱子）謝謝你，這都是主的保佑。你的孩子們都已經要進學校了吧。

奇

可不是，都長得跟我一樣高了。這兒什麼也沒有變，祇有，你愛騎的那匹白馬

……

怎麼樣？

去年死了。還有，那條鮑爾庚……

什麼？

鮑爾庚，那條老是跟你跑的狼狗……

哦哦，對了，……鮑爾庚，……怎麼樣？

您們啊，真是貴人多忘事，你那條歡喜的狗，三年不見就記不起了？牠……牠

去年冬天發了瘋，死了。

哦，對了，你把那個匣子拿出來。

（拿起一個盒子）是這個麼？化粧盒子？

對了，化粧盒子，可是，裏面藏着更貴重的東西。

更貴重的東西？那一定是珍珠，寶鑽。

不，比這些貴重得多，我的老奇洪，告訴你，這裏是女人們給我的信，這裏面

涅

奇

涅

奇

涅

奇

涅

奇

涅

奇

涅

的花樣可太多了。

女人們寫給他的信？（撫撫頭）特米德里，以前他在這兒的時候，姑太太們叫你「親愛的小哲學家」，「小革命黨」，現在，我看恐怕會變成一個花花公子了。

（一邊在換長衣）這有什麼稀奇，當軍官的年青人，誰也是一樣。（順手拿出一個信封來）瞧，這是一位法國公使夫人的信，這是一位歌劇院的女明星……

（叩門聲）

等一等。（連忙把長衣換好）進來。

（依舊是含情脈脈地進來）對不起，好不容易找着了一塊，這是您最歡喜的法國香皂，玫瑰味的。

多謝你，卡丘莎。

你瞧，露那的化粧盒子，多漂亮，刷子，梳子，都是銀子和象牙的。

給我謝謝姑媽們，她們待我太好了。

（把肥皂打開，不自然地）這，擱在那兒？

哦，給我吧。（從她手裏接過來，聞了又聞）真好，玫瑰的清香。……對了，

卡丘莎，我很高興。這次又能夠看到你，你一向好啊，……怎麼的，卡丘莎，爲什麼不講話？你沒有話要跟我講嗎？

（走到門口，微笑，輕輕地行禮）我歡迎您回來，特米德里爵爺。（又很快地回去了）

（笑着）這孩子，你瞧，臉都漲紅了。

真是，一個天真漂亮姑娘，（一轉念）唔，她，……她還沒有……（住口）

什麼？……沒有什麼？方才我講的什麼？

什麼歌劇院的女明星。……

對了，爲了一個歌劇院的女明星，差一點兒我跟一位外國的王子決鬥……

（搖頭）唔，決鬥，這可不是好玩的……爵爺，別給姑太太們知道，他們會不放心的。……

對，可是，這是年青貴族們的生活，大家如此，我又有什麼辦法。……（伸欠）好了，奇洪，你也累了，去睡吧，明兒見。

奇

不用什麼了吧，得爺，晚安！（下）

（舞台靜寂，遠遠唱聖歌之聲。特米德里把燈捻暗一點，坐在牀上，打算睡了，但又不安地站起來。這時候門外一陣細碎的脚步聲音，一個意念閃電似的掠過他的心頭，很快地站起來，走到窗前，腳步聲遠了，廢然回來，看見化粧盒子旁邊的法國香皂，拿起來聞了又聞，又涉遐想……）

（很遠很遠地一個聲音在唱：

「卡德林，卡德林，

你趕快像飛禽，

飛禽啊，請你別遠行……

請你別遠行……」

卡丘莎！（驚喜，想了想）一定是她，（側耳聽）沒有錯……（很快地跑回床邊去把枕頭弄亂，回身來，推開一條窗縫，低聲而有力地，）卡丘莎，卡丘莎！

（微微的脚步聲）

復

活